說類卷之二十六

世冑部

預內晏

李文正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有子宗諤仕至翰林學士篇什筆札兩皆精妙太宗朝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閤門拒之宗諤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諤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即時宣召赴

坐後遂爲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諤始也青箱雜記

不遠官

漢丞相子猶不免戍邊唐王方慶爲宰相子爲西川叅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陳恭公父爲叅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州令兩府子弟未嘗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出京城多矣東軒筆錄

不降甲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其後汾以便糴賞勞改官亦以黃州孫超升朝

籍　澠水燕談

## 名臣裔

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孫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二十六終

# 說類卷之二十七

## 人倫部

### 姓氏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黄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

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
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
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
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蔡尹之類是也
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居
傅巖者爲傅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
蒙氏守橋山之塚者則爲橋氏彤氏因彤斑食於彤門
頴氏因考叔爲頴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
司爲桐門氏隱於甪里綺里者爲甪里氏綺里氏六曰
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

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嬴瀆者
賜以嬴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
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
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
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
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
莒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
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
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
王子朝之後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

家其後為子家氏父字為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為公鉏氏父名為氏者也九曰以次為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為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為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為氏[illegible][illegible]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為僖氏

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侯氏遭有窮之難后緍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詔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者亦莫不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 隨隱漫録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在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

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如毘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人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分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中族唐高

宗時又增大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狗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推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夢溪筆譚

元豐五年狀元黄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爲暨去聲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頌

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爲居衣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閩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襃諭再三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攄彥振唱名呼甄爲諸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攄猶強辨之近侍皆笑繼而御史有言攄罷出　墨莊漫錄

名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

忌其先進者諱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諱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歸田錄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為名而字文潛 老學庵筆記

## 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聊錄數條於此以備攷覽

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

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漢書啟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嚴助卞莊爲卞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蜀後主諱

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燿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隋祖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侍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陵唐世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

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者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太淵是也巳上皆臣避君諱也吳太子諱和以嘉禾爲嘉興唐高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改爲恒農韋弘機但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　温彥弘遂以大雅字行此避世子之諱也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鷄夜雊武后諱曌音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此避后諱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

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
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
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温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
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憲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
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
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
舊此則避后家諱也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
金氏楊行密據楊州州人呼密爲蜂糖趙避石勒諱以
羅勒爲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王武承縣
爲武義縣羊祜爲荆州州呼户曹爲辭曹之類皆避國

王諸侯諱也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菹詩有獻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時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其時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漢書祀元封詔書有戚毋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字韋孟詩總齊群

邦皆不避高祖諱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日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議幹植不強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韓文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韋顗曰顯暎斑序柳文樂曲曰羲和顯耀秉清芬皆不避中宗之諱韓賀即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講延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

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
正月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請
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
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
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嫌名則有避有不避
者韓退之辨諱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
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脩漢武名
徹不聞諱車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
車轍之轍也若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爲嶽此則不嫌
諱名也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戴胄唐儉爲民部

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蓋當世避諱改爲某字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宋朝眞宗諱恒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爲恒又犯徽宗旁諱後併恒字不用而易爲常正用前例也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爲初月乃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爲鄶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

爲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翺祖父名
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兹杜甫父名聞故杜詩無聞字
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敘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
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
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
談則談不能盡避漢書有袁盎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
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齎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至有君
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
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
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

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機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亦名昱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志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爲可罪也若桓玄呼人温酒此不足責若愈不避仲卿又何邪朱温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巳之戊爲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名而不姓皆諱之者過耳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

仲亦然此亦不失爲孝若唐裴德融父諱皐高鍇爲禮
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父諱皐而某下就試
與及第因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叅右
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令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
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
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
歸仁晦託苐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
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乃殷夢家諱龜
從父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郎中于鄴參
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

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太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太卿至有與唐寺鍾題誌云金紫光祿太兼御史太及銀青光祿太皆直去夫字尤爲可怪國朝劉温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乃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至如唐憲宗時戎昱有詩名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之令其改姓昱辭焉五代有石昻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昻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石昻昻趍于庭責彥朗

日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太怒昂解官去詰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宣和中徐申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卽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卽休語罷長揖而去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掩其姓名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

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薛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面蔡經國聞京闔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賓趙父名方乃改姓爲万既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巨山遂指以爲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癸辛雜識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湖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老學庵筆記

宦門子弟當知

## 家誡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玼常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玼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清波雜志

齊賢常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其曰愼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已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嘗廣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愼言渾不畏言出患常隨須信樞機發難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口是起羞本願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刃字意好端詳其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盡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肯容姦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

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舉揚萬事且包荒殿上便須掩
車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已有何長須是常規檢回
頭自忖量其五云無私仍克已克已又無私一事兼脩
飾終身在有思公清多斂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
方應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雙脩譽乃彰直須和
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訐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
直行已自芬芳其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修永爲
几杖誡更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雖
淺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
慘雖無定榮枯却有常益謙尤効驗福善更昭彰寵絡

可爲士大夫高梁大廈者之訓

無踈漏恢恢網四張 青箱雜記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脩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臨終誡諸子曰愼不得脩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儷門戶翁赫里巷之間輿馬塡物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務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菲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廕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爲富貴之師矣 儒林公議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

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飰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皷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

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鶴林玉露

稱父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老學庵筆記

名子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縣

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巖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秉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奠古鼎反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鏻鑣鑑爲名巖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殛南荒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壻嘗言之 北窓瑣言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老學菴筆記

呼子

蔡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嘗攷鼂錯更漢令諸侯讙譁錯父

聞之從潁州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吾去公歸矣凡父稱其子爲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清波雜志

## 多子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劉裔 獨異志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見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窓直廐舍先以馬合縱牸隔觀之從而爲之罔不成孕行巳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 畫墁錄

學子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當定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

生爲兄焉 西京雜記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在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以來不同如此 搜採異聞録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

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獨異志

生男法

婦人姙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映祥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周日用曰知女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毋年日月與受胎時日筭之遇奇則爲男遇偶則爲女知爲女胎即可依法博物志

借婢生子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宅日生子即見還旣而遣

至郎丁翁之母也未幾生艮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三名儒亦前所未有 癸辛雜識

傷子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大宗實錄 淸波雜志

賢母

東坡云昔僦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藏母

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遜爲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墻壞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撻景遜對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可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清波雜志

貴女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

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認女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叅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泝棹有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悽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劒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覩制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

對曰已爲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别求淑姬齎幣詣洛賔使回洛賔寄詩曰魚鴈回時寫報音難憑坐蘖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侍兒小名録

## 兄弟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論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

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頭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鶴林玉露

兄弟不同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會布

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不同如此 搜採異聞錄

舅姑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清波雜志

兄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作青詞

云項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侔矣玉篇公字音鍾法云夫之兄也然則義訓不若前語也 搜採異聞録

## 婚姻

龍圖劉公華未第前娶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登科晁巳捐舘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婦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意欲

娶貧女巳難再娶盲女更難

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宜配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闒生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青箱雜記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科甲京師權貴競捉婚永錫皆謝絶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

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有稱蓋報施之理云 過庭錄

永福小邑連科三狀元而鄭公娶尉女義尤高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蠶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 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初邑尉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豫薦尉

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櫬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攜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議婚先輩事況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間分携慟哭而别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間言噫今之年少登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

以自省者哉 游宦紀聞

項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粧爲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迨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郤扇捲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蓋壻亦不凡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清波雜志

黃公好謙女有國色而謙其美以爲醜也女至難嫁有鰥夫冒娶之乃國色果信黃公之謙 續博物志

## 老婚

此固盛德事然以少女而嫁老夫終是未妥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視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

樸樕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

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換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樕單父人嘗官于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清波雜志

強婚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詢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收爲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婣事柳曰以開之才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

而訴柳開刼取臣女仁宗問曰識柳開否眞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嘉壻矣吾爲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墨客揮犀

助婚

阮循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獨異志

重婚

卟是 話言也 記事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斬一第乎時敞巳婚李氏矣其

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敵之所
行卷多二女筆迹敵顧已貧賤必不能致騰踔私利其
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紿
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
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駈其輜橐直入出牛氏
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
爲奴曰夫人將到令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
爲即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李氏曰
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
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

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黄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群盗所得 王泉子

離合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潁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輙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託對鏡自圖

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眞及詩懷恧遽有售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是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眞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愼氏者毘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結媾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徵嗣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愼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爲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

堪重過望夫山　俱雲溪友議

棄妻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鎮荊門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别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敘舊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照曰夫人生寃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

解五臟墮地遂死　獨異志

棄夫

顔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妻厭其饘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書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髩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而風騷可撫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

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 休嫁

王荊公之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鬭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人也取魏氏

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幛薄不肅荊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東軒筆記

## 翁壻

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爲笑荊公嘗謂元度爲千載人物卓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女憑藉而然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

不知掩婦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

清波雜志

## 擇壻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文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

盛事爲善亦安道舊名 石林燕語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臠壻其語蓋本諸袁崧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坐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墨客揮犀

僚壻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爲

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瑕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壻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爲謂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懶眞子

之二十七終

# 說類卷之二十八

## 人物部

### 塾師

訓蒙最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孫而不能久狎則利於已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蹴踖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泛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 清波雜志

達人之言

### 朋友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

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鵷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青箱雜記

賓客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

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兒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石林燕語

## 幕客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吴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剚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鳳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祿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

之途遂爲吊客足十客之數老學庵筆記

老人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録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次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爲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温其温舒祥符中相繼登第爲天下第三人衣冠以爲盛事而天下稱麻氏敎子有法澠水燕談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
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詩曰
鬓髪盡皤然眉分白雪鮮迴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
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温推擁背借力仗揩肩貌比
三峯客年過四皓仙與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
山茗常嫌飣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
几乘騎困嚲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
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槖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
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撞舉衣頻换扶持
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

二語 警

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
賢看經纖字小敲磬喜聲圓食罷羨流袂盃餘酒帶涎
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褁帽縱横掠梳頭取次纏長
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
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
竈壁晒艾曝簷椽怒僕空睜眼嗔兒謾握拳心驚嫌蹴
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摧頹似飽鳶觀瞻多目眩
牽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聞捐几杖寧
更佩韋絃賔客身非與(去聲)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
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

夜無眠呼椎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謌耳
聞蟬東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
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鷄皮塵旋漬齔齒食頻塡
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僧會羞赴賞花筵徑
狹容移檻堦危索藏塼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船旣感
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賤任顛青箱雜記
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
久則黯若有垢然髮黃而膚爲垢故曰黃耇見王充論
衡而今韻畧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爲耇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

年亦加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僞冒寖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温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温陽之出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二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採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毋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嘗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㓜至老未嘗識富貴之

事身不具毛褐不知水綃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齞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樵歌牧簫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煇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與未艾在位者其恩有以

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冐濫人得以爲榮俱清波雜志

老戒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俱清波雜志

早慧

後燕慕容農字原小字惡奴垂第三子也年九歲問太史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爲如是泓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伯閼主辰次曰實沉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伯閼主辰實沉主

參别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覿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云何紘不能對垂深奇之 小名録

楊大年内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墨客揮之

神宗朝王襄敏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襏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薌雲綵鼇簫吹雷動士女仰

視喧擁闐咽轉聆已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褰斂詗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内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出諸車家人驚喜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斂第中已竊跡其後旣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於懷適内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

凡旦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
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
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見於幼年者已如此
南陔宷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詘充其幼者也余
在南徐與其孫邁游傳其事　程史

長人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文王長十尺伍
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
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王莽時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大
十圍本出于蓬萊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脚跡三

尺二寸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汎溢中流得大屐鞋一隻長七尺三寸屐指長尺餘

續博物志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極偉絶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汗迹　老學庵筆記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倦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囷粟盡

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傴有瑠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喏其聲如鍾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䕶以行馬士女塡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裒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朞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桯史

異人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妹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閑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迹他所侍

兒小名錄

初張丞相召自荊湖劉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馬過其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畧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予政和改元見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揚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雲堆裡見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蕭叅政槩之孫女

云我十許歲時見劉跛子來覔酒喫笑語終日而去討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有識者 冷齋夜話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箋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箋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鴛鴦帳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卧鴛鴦之事乎且

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
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鐫消官
貧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
神仙秘訣人不曉耳　墨莊漫録

皇甫坦自云數百歲人言人休咎時驗嘗館于道院有
人訪之值其宅出其人素與相善留待之啟其門封惟
一榻蕭然索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躍而出俄而
坦至相接甚驩顧謂童子風冷可於席下取吾著睡衣
來童子即取半臂坦對客衣之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
爲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巳逾壯以未有

子爲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牓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郎二十其牓從水不爲點而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 睽車志

怪人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錄不異踐地明帝怪而殺之腋下有兩翅長數寸

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團大夫人妬之作木函棄之

常河水後邊人得之肉破生千小兒勇健欲伐父王國
小夫人以乳五百道射小兒口遂弛弓仗號爲賢刧千
佛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
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共守之及夜生翼
飛去曉却還

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
時人陳摶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 俱續博物志

終南山中有一人身無衣服遍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
爲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

甚苦澁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死　閑窓括異志

## 義僕

梁冀之誅太尉李固也郡縣承旨殺固二子憲公季公矜並爲長史聞固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禍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固女文姬滞泗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公謀共遣宣言還京師鄉人信之後二公果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餘也文姬厚爲其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爲日久矣是以當危託君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程杵成乃義士遂將燮走徐州變姓名

爲酒家僕賣卜於市會赦得免戍亦病卒爕厚瘞之爕
旣歸文姬涕泣曰先公謇謇爲漢忠臣然梁氏暴虎今
幸全血祀豈非天乎宜杜絶衆人不然禍重至矣爕敬
從卒以獲免爕學行才藝亞固官至京兆尹 小名錄
趙隣幾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
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㓜無田以養無
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
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
見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
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三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

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逌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　澠水燕談

奇卒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

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

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圃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胷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藴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

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得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鶴林玉露

語[illegible]二十八終